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羣學肄言

(一)

斯賓塞著

嚴復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羣學肄言

(一)

斯賓塞著
嚴復譯

漢譯世界名著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言肄學羣
冊二

譯復嚴 著塞賓斯

號一〇五路山寶海上

五雲王

人 行 發

路山寶海上

所 刷 印

館書印務商

埠各及海上海

所 行 發

館書印務商

版私 二十年十一國民華中

究必印嚴謹作著有書此

OF

B. JERBER
TRANSLATED BY Y.
W. WONG

Printed by

Shan

93

All Rights Reserved

訂正羣學肄言序

余與嚴子幾道雖同里閭而少不相習嚴子厚余嘗數千里外寄所述作相示余於嚴子之作亦無所不讀尤喜羣學肄言一書其版久逸因以重印請嚴子曰子肯爲一序者吾從子請余何足以序此書顧望其行世則不能不勉一言矣余嘗家居讀書報從女君珈侍側恆作而問曰某與某孰賢某事利害何若余必誦孔子之言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蓋少年盛氣師心自用論議古今人是非得失若老吏高坐堂臬片言折獄曾不稍假思索豈知天下事理恆有兩端是非相表裏得失相倚伏執其一端以概其餘又何怪其言之易羣之爲事極天下之至蹟建一議行一策欲徵其效近者數年遠者數十年影響所及或且遍于世界萬國其關係之鉅若是乃世之言羣治者以爲可不學而能隨吾意所至信口以道會若無所庸心無怪乎人人言羣治日日言羣治而羣治終不進也羣學肄言一書幾二十萬言千端萬緒而極其究竟亦曰羣治之難言耳已亦曰言羣治者之必由學耳已夫苟誠知羣學之難學之必精言之必慎其庶幾矣嚴子所譯著大半言羣治而是書實爲先導吾敢正告世之喜談羣治者曰欲讀嚴子之書必先讀羣學肄言長樂高鳳謙序

譯羣學肄言序

羣學何。用科學之律令。察民羣之變端。以明既往測方來也。肄言何。發專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故肄言科而有之。今夫士之爲學。豈徒以弋利祿釣聲譽而已。固將於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之業。有一合焉。羣學者。將以明治亂盛衰之由。而於三者之事。操其本耳。斯賓塞爾者。英之耆宿也。殫年力於天演之奧窈。而大闡其理於民羣。蓋所著之會通哲學成。其年已七八十矣。以其書之深廣。而學者之難得其津涯也。乃先爲之肄言。以導厥先路。二十年以往。不佞嘗得其書而讀之。見其中所以飭戒學者以誠意正心之不易。既已深切著明矣。而於操枋者。一建白措注之間。輒爲之窮事變。極末流。使功名之徒。失步變色。俛焉知格物致知之不容已。乃竊念近者吾國。以世變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將於此食其報。而淺譴剝疾之士。不悟其所從來如是之大且久也。輒攘臂疾走。謂以旦暮之更張。將可以起衰。而以與勝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擻號呼。欲率一世之人。與盲進以爲破壞之事。顧破壞宜矣。而所建設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則何如稍審重。而先咨於學之爲愈乎。誠不自知其力之不副。則積葦月之勤。爲遂譯之如左。其叙曰。

含靈秉氣。羣義大哉。彊弱明闇。理有由來。哀此流俗。不知本始。在釜忘魚。操刀傷指。譯砭愚第

一。

執果窮因。是惟科學。人事紛綸。莫之掎推。雖無密合。甯尠大同。籀此公例。彪彼童蒙。譯倡學第

二。

真宰神功。曰惟天演。物競天擇。所存者善。散曰么匿。聚曰拓都。知微之顯。萬法所郭。譯喻術第

三。

道巽兩間。物奚翅萬。人心慮道。各自爲揔。永言時位。載占吉凶。所以東聖。低徊中庸。譯知難第

四。

難首在物。是惟心所。傳聞異辭。相爲旅距。見者支葉。孰察本根。以權議椿。如蠶處繭。譯物蔽第

五。

主觀二義。曰理與情。執己量物。哀此心盲。簡不逮繁。小不容大。滯礙僻堅。舉爲羣害。譯智絃第

六。

憂喜惡欲。皆使衡差。以茲目害。結彼空花。所嚴帝天。所畏魔蜮。以是言羣。幾何能達。譯情瞽第

七。

心習少成。由來學最。楊取爲我。墨尙兼愛。偏至之德。所傷實多。曷建皇極。以救厥顛。譯學敲第

八。

民生有羣。而傳以國。竺我忘人。愛或成賊。反是爲粵。矯亦失中。惟誠无妄。其例乃公。譯國拘第

九。

演深治久。羣有衆流。以各爭存。乃交相齟。或怒譁張。或怨施奪。民德未隆。安往不刺。譯流枯第

十。

國於天地。基命黔首。云何胥匡。獨責元后。朝有政黨。樂相詆譏。元黃水火。鑒部衡遙。譯政惑第

十一。

天人之際。宗教攸資。聽神蔑民。羣治以衰。舉人代天。教又不可。釋景猶回。皆有負荷。譯教辟第

十二。

夫惟知難。學乃殆庶。厲於三科。曰辛閒著。辛以觀法。閒乃窮因。習著知化。乃凝於神。譯繕性第

十三。

一神兩化。大德曰生。咨此生理。羣義以明。羣實大生。而生之織。欲觀拓都。視此么匿。譯憲生第
十四。

我聞佛說。境胥心造。化萬不同。肇於厥腦。主道齊者。民情是田。不洞幽漠。孰知陶甄。譯述神第
十五。

惟羣有學。以因果故。去私戒偏。來導先路。盡勿孟晉。猶懷蕩廬。譯此懸論。敢告象胥。譯成章第
十六。

譯餘贅語

羣學肄言。非羣學也。言所以治羣學之塗術而已。此書樞紐。在知難一篇。其前三篇。第一。砥礪言治羣之不可以無學。第二。倡學。明此學之必可以成科。凡學必有因果公例。可以數往知來者。乃稱科學。第三。喻術。則櫟括本科大義。凡此皆正面文字也。顧治斯學有甚難者。一曰在物之難。次曰在心之難。三曰心物對待之難。故第五物蔽。所以著在物之難也。而在心之難。又分兩義。有見於理者。故第六稱智絃。有見於情者。故第七曰情瞽。是二者之惑不祛。未見其人之可與論治化也。若夫心物對待之難。則意逐境逐。一視其人之所蔽若。略而舉之。則所承之學。所生之國。所業之流。所被之政。所受之教。斯其尤大桎梏者矣。蓋作者之意。以謂道之不明。起於心物學交蔽。故爲學之方。始於解惑。假其篇時拘虛。雖學未必不爲害。又必知其難之所在。而後省察克治之功有所施。此前八篇意也。雖然。知其難矣。使徒知之。於脩己治人考道講德之功。猶未濟也。則亦不足以與於斯學。故繕性尙焉。今夫學有三科。而各有矯心之用。必於學之事無闕。而後於心之德無虧。乃至羣學。則有其尤切者。自民質言之。則生理也。自民彝言之。則心靈也。故言憲生矣。

而繼之以述神。君子由此庶幾爲成章之達。而與言民生治道。可以弗畔矣夫。

荀卿曰。民生有羣。羣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羣有數等。社會者。有法之羣也。社會。商工政學莫不有之。而最重之義。極於成國。嘗考六書文義。而知古人之說與西學合。何以言之。西學社會之界說曰。民聚而有所部勒。東學稱組織祈嚮者曰社會。而字書曰。邑。人聚會之稱也。從口有區域也。從口有法度也。西學國之界說曰。有土地之區域。而其民任戰守者曰國。而字書曰。國。古文或從一。地也。從口以戈守之。觀此可知中西字義之冥合矣。

東學以一民而對於社會者稱箇人。社會有社會之天職。箇人有箇人之天職。或謂箇人名義不經見。可知中國言治之偏於國家。而不恤人人之私利。此其言似矣。然僕觀太史公言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謂小己。卽箇人也。大抵萬物莫不有總有分。總曰拓都。譯言全體。分曰么匿。譯言單位。筆拓都也。毫么匿也。飯拓都也。粒么匿也。國拓都也。民么匿也。社會之變象無窮。而一一基於小己之品質。是故羣學謹於其分。所謂名之必可言也。

斯賓塞氏自言。此書爲旁及之作。意取喻俗。故其精微潔淨。遠不逮會通哲學諸書。不佞讀此在光緒七八之交。輒歎得未曾有。生平好爲獨往偏至之論。及此始悟其非。竊以爲其實象

大學中庸精義。而出之以翔實。以格政誠正爲治平根本矣。每持一義。又必使之無過不及之差。於近世新舊兩家學者。尤爲對病之藥。雖引喻發揮。繁富弔詭。顧按脈尋流。其義未嘗晦也。其繕性以下三篇。真西學正法眼藏。智育之業。舍此莫由。斯賓塞氏此書。正不僅爲羣學導先路也。

又是書出版當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去今蓋一世矣。其中所有譏彈之時事。今日什九皆非其故。東方學者。聞見囿於一隅。於彼所言。將嫌渺不相涉。雖然寓言十九。皆答駁也。寓言交臂成故。所寓歷古猶新。使學者有所住而生其心。則所論者雖取本國目前事實。猶無益耳。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以國同此愛
心故同此愛
惟人能愛此
其國存
而亦以國
感此理
之言又其
也

國拘第九

曲乎直乎。是吾國已。此美利堅之民所常常稱道者也。往者吾英議院之本源黨。以其言變法
源入手故有是稱。亦數稱此言。以謂愛國之道。固宜如此。顧愛國則誠愛國矣。而懷如是之見者。與言一羣

之事變。求其坦蕩平通。以無偏之心。觀羣演之實者。殆無望已。蓋羣學之所參伍並觀。非一國一種
人之事。欲爲之而無失其真。必其心具至平之衡。極明之鏡。而後可。彼蔽於一種之私。囿於一國之
意者。雖欲爲是有不能也。此第卽一二遠莫已涉之羣變而徵之。可以立悟。自哥倫伯鑿空西海以
來。爲時僅三百餘載耳。乃今南北二洲之間。無所往而非白種。且今大不列顛之號爲英民者。皆客
種也。此島舊族。掃地殆盡。夫奪人之地。以長其子孫。事豈盡合於義。而白人羣進退爲言。則存優去
劣。固大地人類之所以日蒸。故通以云之。於羣道乃進而非退。而還問之地。主人則吾不知茵塵之
土。番不列顛之舊種。其亡國絕種之痛。當如何也。故曰。困於一國之意者。無由參伍而並觀。以得羣
理之至實。治爲羣學之頃。必解弢隱。秩以盡脫於國拘。知吾國吾種之於世間。不過爲諸羣之一體。

既莫不有其前規。亦莫不有其來葉。使他日異種之民。有以勝我。則彼之於我。猶我之於古人耳。夫何怪焉。必其心能爲此慮。而後知羣例之無親。而其學非爲一國一種之民起義。國拘之深淺。所與大理之語。相比例爲多寡者也。

雖然。心量之最難企及者。無踰此矣。向者吾於情瞽之篇。嘗言尊尙勢權。殆出於民之天性。而最難祛。是國拘之情。正與相若。國拘而美其稱曰愛國。愛國猶前者之爲尊君也。尊君與愛國之情。合而羣道乃立。乃固。方天演之未深。而人道之猶苦也。必有尊君之情。而後民與民相安。而羣可以不渙。亦必有愛國之意。而後羣與羣相忌。而世汙以小康。凡此皆嬗蛻之世。所必不可少者也。故合羣通功之局。泊其中之制度百爲。皆視民之二德而後立。使爲么匿者。一一無保固拓都之心。則其實點之愛力已亡。而斯合之事無由見。且往世之民。豈無愛力甚微。而泛然相值。聚以爲國者乎。經物競之烈。其不爲最宜之存久矣。蓋愛力既微。而泛然相值。則舍己爲羣之誼不行。所以禦天行者不深。而其羣之合不固。今日之羣。大抵皆經天擇而宜於爲存者也。皆愛力較大。而尊君與愛國之德並優者也。顧二德優。而宜於羣矣。而以治羣學。則不能以無蔽尊君。此君字兼專制共治而言。凡出政之門皆是。之蔽。見於情瞽。而此篇之所辨。則大抵皆從愛國而有之。

以下明愛
國之過與
爲己之私
開出於一
源然爲己
之私易見
而愛國之
過難知

夫愛國之於一羣。自爲之於一己。二者出於同源。而皆有其可言之理。彼矜其所生之羣者。矜其所以羣之身之影響也。愛其國者。亦愛其所得以爲己之分也。夫夸張其國之富強文明者。以其身與而夸張之耳。其身與者。猶曰在己有此實也。以其種之貴而後能有此也。忿怨其國之見侵者。亦以其身與而忿怨之耳。其身與者。猶曰於己有此損也。以其種之貴而不可以忍此也。故曰愛國之與白爲二者異用而同源。

前篇謂爲己之意。宜有所折中。則愛國之情。亦不可以過不及。蓋爲己過。則二害興。求利太過。侵人起爭。一也。自許而驕。卽功多敗。二也。其不及者。亦有二害。忽於應得。誨盜勸貪。一也。自待甚吝。失時墮功。二也。於愛國之意亦然。其情過者。外之則侮鄰伐國。禍結兵連。內之則獻頌導諛。虛僞成俗。其情不及者。外之將喪其所守。長資覬覦。內之則因循偷安。而不爲奮發。

顧此篇所指之國拘。重其效於意識之中。而其見於行事者。未暇兼舉而詳論。蓋爲己不倫。則人己之間。用心皆謬。察物策事。將皆失真。愛國過中。亦於羣變多失實者。若夫不及之失。雖亦有事效之可言。然其事差不常有。其生心害政。亦不若過者之爲殷也。

今天良者。不獨人而具之。羣亦有焉。羣之天良。合其民之所有而著者也。雖然。人心之天良。

其天演深。羣之天良。其天演淺也。何以言之。今使有人自爲而過。將人人皆知其不仁。甚或深惡而痛絕之。獨至愛國而過。則謂之失德者。未之前聞也。又使有人焉。自訟其尤悔。抑自言其才德之所短。則聞其言者。謂之謙遜。未嘗不以爲懿也。獨至有人焉。自訟其國之不誼。抑所以待其鄰敵者之不仁。則聞者大譁。將日之爲喪心。而以其言爲背本方敵國之與我爭也。使吾取其所爲而爲之。訟直將通國清議。其不以我爲奸民。而與於亂賊者。幾何方。且曰。我爲鴟梟。自覆巢毀室。而取厥子而究之。無他。不過責善於同種。而於他族有恕辭耳。故同之私也。於自爲之過。則知之。於愛國之過。則不見。故曰。其德之演淺也。使大道而果爲公乎。則兩羣之爭。枉直固有定論。彼不使愛國之情過者。誠何辜焉。執公以爲罪。夫是之謂國拘。國拘而不去。則羣與羣交際之義不明。而其心之於羣變也。欲平衡明鑑。參伍並觀。不可得矣。不可得則其學之公例必誣。故欲治羣學。不可以不察國拘。彼坐國拘而失者多矣。請舉一二以徵吾例。

以國以下實指
以治羣不指
以證其學可指
見於二國偏指
皆文國偏指
者之明

種之自視重者。其視人必輕。布爾敦記非洲黑蠻呼白人爲老沐猴。支那之民。至今尙號西人爲鬼子。設彼中有甲問乙曰。歐種亦具人形歟。則乙必應曰。否也。高加索疑哈麥特之非人類。而哈麥特亦如是以報之。觀吾國數十年以往。吾等父行所以謂法人者何如。且謂法人例契需無勇。至

今猶聞於委巷間也。以云狀貌則英魁碩美俊。而法委瑣卑微。證之事實。殊不如此。維耳目所接。而自好之情。使辟而失真如此。况形上之事。爲耳目所不可驗者耶。國中徒黨各有主張己之所附者。爲豪傑聖賢。而彼黨之魁。則盜賊無賴也。方宗教之致爭。問於脩教。則公教所爲無所往。而非暴虐。問諸公教。則脩教之所改革。無一事而非背天。若夫二國之史。相爲敵讎。則甲之美政。必不可得於乙。書乙之無道。若不勝書於甲史。古之諸曼。貪殘之種也。而言撒遜。轉謂其脩怨之刻深。以法史寫西班牙之伏莽。則淫掠窮凶。以俄人言克噶希亞之興戎。則虔劉無藝。龍蛇起陸之日。戰血元黃之秋。使吾英爲局外。則了了能言其曲直。不幸吾國利害。與於其間。則通國報章。黑白皆易位矣。當法人之戡定亞爾芝也。大食之民。屈強不附。逃山谷中。法人聚火焚之。英人大呼。謂絕人理。時無幾何。而印度之民叛。我亦旣族而殲之矣。尙懼其未盡死也。則加火於山積之羣屍。又雅墨加之役。焚其邑屋矣。又屠其人民。二者所爲。吾英於人理。亦如綫耳。於法人何譏焉。大抵如是之事。行之於吾藩屬。則僉曰是固有所不得已。從權道耳。脫他日他國所行有類此者。彼乃盱衡奮聳。謂此等無論何地。何時行之。無一可者。而操此論者。卽向謂不得已。而從權之人也。民爭自由。不受專制之壓力。不爲威惕。不爲疆圉。使其見之於古書。施之於他國。輒慨慕興歎。謂人種不淪於牛馬奴隸者。賴有如